

潮起潮退之间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

TIDE
潮

梦与现实纠缠不休，
梦境是现实的缩影，现实是梦境的写真……

帕思安/著 麦麦提敏·阿卜力孜/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TIDE 潮

帕思安/著
麦麦提敏·阿卜力孜/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潮 / 帕思安著; 麦麦提敏·阿卜力孜译. — 北京:
九州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108-5834-5

I. ①潮… II. ①帕… ②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5623号

潮

作 者 帕思安 著 麦麦提敏·阿卜力孜 译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8
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5834-5

定 价 39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引 言

现实中，我是一名爱好文学、擅写诗歌的大学生，爱慕着同班同学茹珊；梦境中，我的妻子却背叛我，令我悲伤欲绝。梦与现实纠缠不休。在经历亦幻亦真的喀什之行后，猛然发现，我已毕业娶妻，而茹珊早已嫁为人妻。梦境是现实的缩影，现实是梦境的写真……

1

“买袜子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买剃须刀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买一把刀吧？”

“.....”

本来自以为车水马龙的巴扎^①能使我的忧郁云消雾散，能使我开心，可此时的熙熙攘攘的巴扎，像滚淌在下水道里的浑浊的脏水，令我恶心，我想呕吐。

我的神经绷紧，眼珠凸出，牙齿吱吱作响。高高悬在空中的腐朽的太阳、留着恐怖羊角胡子的红眼屠夫、

① 巴扎，维吾尔语，意为集市、农贸市场，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巴扎“国际大巴扎”。——译者注

胸部略微隆起的少女……破旧的短裤……破碎的“新疆啤酒”瓶子……这一切鱼龙混杂，在流动，在说话，在吮吸我……

那个刀贩子竟想让我买刀。现在是什么年代，谁还佩刀上街啊。天知道那个刀贩子有什么阴谋。他略黄的麻子脸、瘦小的个子、毫无神采的小眼睛、肮脏的帽子是什么意思？且不说那些别在他腰间的又长又大的刀，且不说就在熙熙攘攘的巴扎的中央，在成千上万人的注视下。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我的目光突然停落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天哪，恰恰在我看着那些恐怖的长刀的时候，他也在看我……且不说那个在专卖黑化妆品的街上开一家不大的店的胖女人。她也是个残毒的恶魔！她在看我，眼睛眯成一条线。我快要融化在她的嘴唇的火红里。从她的红牙齿看，她一定喝血，吃肉……吃什么？一定是公鸡、公羊、公驴、公猪、公牛……也许，还吃人肉。当她笑咪咪地看我的时候，她不停地颤动的厚嘴唇，闪着咄咄逼人的光芒的小眼睛，时不时相互紧握又松开的粗壮的手，都能印证我的猜想。

突然，有个人猛地撞到我。我失去平衡，摇摇晃晃地撞在一个卖钟表的老头的玻璃柜。幸好，玻璃柜完好无损。可是那个老头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叹息一声，仿佛非要吃掉我不可。我满不在乎，破口骂着撞到我的人，走开了。离我不远的前方，走着一个壮如澳大利亚奶牛

的胖女人，左摇右晃。原来，撞到我的正是这个“推土机”啊。一看到粗壮的她，我的骂声顿时消失了，犹如往沸腾的锅里加盐，锅顿时停止沸腾。

突然，一栋十几层的新建的性病医院映入我的眼帘。我是性病患者吗？不，我怎么会得那种肮脏的病！这不，快要生孩的老婆对我非常满意！

2

我看了一下表，距上晚自习还有半个小时。我应该做什么呢？该写明天要交的写作课的作业——语言描写、外貌描写、心理描写、行动描写，每个描写要写两个例子，还是写关于今天的演讲的心得体会？晚自习要查心得体会，没写的会扣分。如果丢分了，挨罚……最好赶紧写心得体会吧。

我起来，朝宿舍走去。宿舍里，来自莎车的同学穆罕默德趴在床上，忙着写什么东西。我拿好写心得体会的笔记本和笔，走出宿舍。他完全投入，以至于没有发觉我进来，又出去。碰巧我走出男生宿舍楼，她也走出女生宿舍楼。这个碰巧让我万分兴奋。我高兴极了，心里顿时充满了甜蜜的幻想。我紧紧跟着她。直到此时，我还没有跟她说过话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把我的悲伤和痛苦向她倾诉的强烈的愿望，不，这个愿望不是现在才

有的，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。我日日夜夜都有这个愿望。可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。一见到她，我就紧张，满脸通红，开始不停地颤栗，结巴巴，说不出话。我记起了在第三节课上写的一首十四行诗：

一条真理缓慢地从你的睫毛上滑落，
你的脚步声夺走了我可怜的人生。
颤动的手指缠住了玫瑰的花瓣，
天使随风带走了凋零的纷纷落叶。
你的城堡充满了节日的气氛，
而黄昏之子在痛苦中挣扎。
奶汁流淌在朦胧的夜晚之上，
残酷的国王派遣卫兵去提防。
你的心结满了累累果实，
蜜蜂的歌唱如此美妙动听。
驼队为寻根而如痴如醉，
我以你的体香为自己设了一个绞架。
我的脚步将会终结在绞架上，
我的悲伤将会刻录在岩石上。

她正在走来，步履轻盈，如同一只鸟。
我紧随其后，慢慢吞吞，如同一条蛇。
她朝着图书馆走去。我毫无办法，无奈地进了教室。

最后一排的座位是我的，那是我的孤岛。我坐下来，又陷入无始无终的痛苦의 沉思。还有十分钟就要上晚自习了。我死死盯住教室的门，在等她，在渴望她。距晚自习开始只剩下两分钟，她才走了进来，手里捧着의 书《自杀의 艺术》^①闪耀着，如同她的美。所有同学의 目光不约而同地向她投去。我的身体，不，是我的心，立刻着火了。我的心揪了一下，我非常难受，坐立不安。我祈求真主不让别人看她、跟她说话。但是，该发生的总会发生。我依然会在爱의 火焰里燃烧，这种状况，哪怕只一秒钟，也不会改变。她在自己의 座位上坐下来，翻开了书。

“茹珊古丽，少读书嘛，要是你近视了，咋能看见我们……”她班里的一个讨厌鬼（我知道他的名字，可我气得不想提）和她开玩笑说。

“即使我用放大镜，也无法看到你呀。”茹珊古丽盯住那个讨厌鬼，冷静地说。

我焦虑不安，如坐针毡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那个讨厌鬼不服，挑衅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你已经看上某人了？”他虎视眈眈地盯着她。她会怎么回答？怎样才能让这个讨厌鬼滚回自己座位上？

我在烈火中燃烧，我像烤包子里的羊油一样融化，

^①《自杀의 艺术》是维吾尔当代著名热点作家帕尔哈提·吐尔逊의 长篇小说，于1999年6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只觉得顿时天昏地暗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“当然。”说完，她翻开书，读了起来。

那个讨厌鬼又要开口，上课铃响了。那个讨厌鬼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我如释重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可是，我的轻松没有持续太久。“当然”这两个字眼，像一颗炸弹，炸毁了我的勇气、自信和幻想。这颗炸弹继续对我进行残酷的轰炸，我流浪在体内的孤独的灵魂也彻底崩溃了。我彻底完蛋了。我只觉得，存在，只不过是偶然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，为走向毁灭而进行的一项奴隶式的活动，所有道路都是被诅咒的，自杀的欲望就从心底油然而生。

她在埋头读书。

我看着她，一点一点地死去。

渐渐地，整个教室消失了。她在飞，她骑上白云，在蓝天上飞。我在追她。

不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无法靠近她。我的动作笨重而缓慢。她越飞越高，把我远远地抛在身后。我怎么尝试，都无法上升。后来，她消失了，我看不见她。我开始猛烈地坠落，下意识地叫喊：“茹珊古丽！”

“阿卜杜拉，你怎么了？在说什么？”

有只手轻轻地拍打我的肩膀，眼前的情景这才改变，教室替代了蓝天和白云。我看见她依然在埋头读书，我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阿克巴在旁边看着我。我不知道

他为什么会这样看我，也不愿知道。我想起了上周从纺织厂回来的路上，在公交上见过的一个瘦女孩，他的眼神多么像她的眼神！

“阿卜杜拉！”他戳了一下我的脑袋。

“怎么啦！”我对他横眉怒目。

“这个问你自己吧，”他冷静地说，“你这样已经几天了，连饭也不吃，你简直疯了，有什么心事跟我说嘛，咱俩一起想办法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我的怒气消失了。

“那赶快写心得体会吧，马上要查了。”

我毫无办法，只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，像怒对敌人一样盯着本子。最终还是埋头写了起来。钢笔在纸上像酒鬼一样东摇西晃，而我的心思全集中在茹珊古丽身上。阿卜杜卡德走过来，让阿克巴坐到他的座位上，自己在我的旁边坐了下来，并拽了一下我的衣襟，说：“举行一场文学作品诵读会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我也有这个想法呢。”实际上，我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，茹珊古丽完全占据了 my 整个脑海。

“我们打算在放寒假之前举行。这次在大礼堂举行吧。我写一份申请给校宣传部、学生处和团委，争取大礼堂。文学作品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吧，另外，我们想邀请我们地区里的一些诗人和作家参加我们的活动……”

阿卜杜卡迪尔滔滔不绝。

我不停地点头，表示赞成。可我的心思全在茹珊古丽身上。

“那就这样，下晚自习，在穆赫塔尔的宿舍集合。”说完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再一次，我看了一眼茹珊古丽，她依然在埋头读书。阿克巴回来，写起了心得体会。我却什么都不想写。此刻时间像一只酸辣的果实，可我毫无办法不吃它。它自个儿进入我的体内，自个儿在消化。然而，世界上最恶臭的词语也不能形容它的味道。

我为什么会爱上她？现在我活着，痛苦不堪，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和她不是同乡，我的家乡和她的城市相隔千里，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我爱上她，这到底是谁的过错？

源源不断地从心底涌出的种种疑问，使我觉得我是虎穴中的羊羔一样，处于劣势。时间越拉长，我越发现我爱她胜过爱自己。食欲减退，血压降低，头疼频发，思维混乱，学习成绩直线下滑，死亡的阴影罩在头上，让我生不如死。我已经坠入爱河。现在，她是我的一切：我快乐的源泉，我存在的重心；除了她，我一无所有。假如我得不到她的爱，那我就一定会疯掉，一定会崩溃。我已经成了她的奴隶，已经成了她的俘虏，现在，我没有任何自由，我的事情不能由自己做主。她一举摧毁了我的王国，彻底占据了我的心。她是我的女王：她多么

强大有力，她多么坚不可摧。

“阿卜杜拉，有人叫你。”

现在，我的快乐不再，目标模糊，生命力耗尽。是的，父母让我来上大学是一个巨大的过错，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聪明、帅气儿子的无量前途被一个女生摧毁，不，他们不仅仅看着，而且他们为此提供了条件……

“阿卜杜拉！”

我猛地抬头。

“有人叫你。”坐在门旁的名叫帕提古丽的女生看我抬头，才继续写起她的作业。

谁叫的我？是什么急事，非得在晚自习见面？我烦躁不安，浑身难受。我迈着混乱的步伐，走出教室。门前等着一个女孩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

“我是地理系的，今年刚来。我看过您发表的诗，非常喜欢，想结识您，跟您交流，所以厚着脸皮自己来找您，您可不要误会啊。”

“您芳名？”

“拉比耶……”她面红耳赤。

我心里说：“看她装的。”她高高隆起的两座山峰，已经向我表明她的本意。它们好像在说：“我是您受伤的心膏药，我是您那深藏在心底的一切疑问的答案。”

“到楼下交流怎么样？”她补充道：“万一有人检查晚自习纪律……”

我已经嗅到了某种隐蔽的阴谋。

“我的诗不如您想的好，不过，只要您愿意，我随时准备着跟您交流……”

我决定继续试探她，因为我深深怀疑她的人品和道德。

“别这么谦虚嘛。”她看见我沉默不语，微笑着，紧紧盯着我的眼底。

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她的意思是，她是想跟我玩暧昧！从而向在班里的所有女生炫耀自己。也许，她可能有其它不可告人的阴谋……

我们一起走出教学楼，她抢在我之前，走向花园。她穿着蓝色牛仔裤，绷得浑圆的臀部，粗如木桩的小腿，在街灯的照射下，告诉了我一切。正如我所猜想的，她走进花园南边的茂密的黑树林。也许，我们所寻找的诗，也在那树林中的黑暗中。我无可奈何，跟在她身后。她在木椅上坐下来，我坐在她的旁边。天气很冷。我开始冷得发抖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低声说：“您……您，请不要误会……”她停顿了片刻，好像觉得很不好意思，“我也写诗……”

她的话，在我听起来是这样的：“我专门写男生，而且已经写了很多！”寒冷使她投降了，她向我靠过来。我已经知道了她接下来会说什么，会做什么，最终怎么写我。所以，我决定配合一下她。

“您太漂亮了，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发出得更柔和、

更自然，“您的诗也一定很甜蜜吧？”

尽管由于黑暗而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，可是我已经察觉到了我的话使她倍受鼓舞，心花怒放。

“也不是……您会教我的，是吗？”

“只要您愿意学。”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。

她没有反抗。她反而更加靠近了过来，紧紧贴着我。我知道她希望我做什么。可是，她会更加主动。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我决定一动不动。

无论教学楼上的还是路上的，谁也看不见我们。我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她对我的无动于衷终不可忍，突然抱住我。我无奈地抱了抱她。她慢慢地把嘴唇贴过来，而我没有任何动作。她终于自己吻了我，要报仇似的，疯狂地吻我，猛烈地吻我。我体会到了火热。肉欲的星火在我的体内炸开，我的全身着火了。

火上要爆发了。

火上浇上了油。

现在谁也看不到我们，即使太阳转身回来，照在我们的头顶上。

“多么愉快的合作。”时间津津有味地说。

“我也想跟你们一样。”花园中孤独的亭子抽泣着说。

不知已过去了多长时间，我们的事情静静地结束了。我想放声大喊，如同电影中做的那样，可这是学校。我从她身上离开了，而她呻吟着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，

精神恍惚。起来后，我拍了拍衣服，并整理好。而她没有动的意思，我抓住她的手，拉了一把。她呻吟着，艰难地立身，开始整理衣服。她的动作慢吞吞的，一如常年病卧在床的老人；她的动作黏黏稠稠的，一如正在倒入碗中的上等蜂蜜。

我扶着她，走出花园。我们的“交流”到此结束。

“我先回宿舍吧，”她无精打采地说，声音稠稠的，“我明天再找您。”

她摇摇晃晃，朝女生宿舍走去。

“愿真主赐你一颗羞耻心。”我自言自语，好像自己知耻似的。

我走近教学楼，看了一下表，还有半个小时下晚自习。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教学楼与花园中间的小路，路上空无一人。有人命令我似的，我忽然往花园的一角望去，花园里好像有人。我更加仔细看，一对情侣在木椅上，正在忘我地热吻。

我进入教室。有人惊慌得不安起来，看到是我，假装什么也没看见，才放心地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。茹珊古丽依然在读书。从她旁边走过，我突然感到自己犯了个不可饶恕的大罪。由于刚才的“交流”，我的双腿仍在发软，毫无力气。我坐下来，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，开始把充满整个脑海，发出“嘎啦嘎啦”声响的像响尾蛇一样的东西，疯狂地写了起来。